

竹子做龙骨,葡萄藤做龙角,稻草做龙身……这位叶榭汉子有一个心愿:

# 让舞草龙重回百姓生活中



▲ 叶榭镇非遗竹编传承工作室的师傅在编草龙  
◀ 何文权在整理草龙身上的稻草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陶磊

国风·追风者

黝黑的皮肤,精干的身板,走起路来脚步生风。54岁的何文权见到记者第一件事,便是从办公桌下拿出一个袋子,里面是各种用剪刀裁剪的报刊资料,还有一沓沓打印稿,全都是和叶榭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草龙相关。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千年以来,舞草龙已经成为叶榭地区的民间习俗,并在松江其他地区流传,进而扩散至太湖流域。然而,由于其具有很强的民间和地域属性,历史上文字记载稀少,再加之城市生活的兴起,其传承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去年,何文权的师傅、舞草龙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费土根去世,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又重了许多。



## “百姓明星”传承绝技

1988年,叶榭镇文艺汇演突发意外临时缺了演员。当时还是小伙的何文权被推上舞台救场,谁料这个“替补队员”一亮相就赢得满堂彩。掌声像浦江潮水般涌来,点燃了他心中的文艺火种。自此,他正式加入镇文艺宣传队。每年的纳凉晚会,送戏下乡他都是主力。年复一年,他还成了表演多面手,小品、魔术、草龙滚灯样样行。后来,因为表现优秀,他进入到镇文体所工作。

2007年,因为拍摄非遗宣传片,何文权喜欢上了舞草龙这项技艺。“叶榭草龙的造型和舞姿朴实而有力量,深深吸引了我。”何文权说,当时他拜入国家级的舞草龙代表性传承人费土根门下,系统学习

舞草龙这门非遗技艺,参与到传承和保护的工作当中。

## 草龙不能没有稻草

采访这天,何文权带着记者来到了“秘密基地”。在镇文体中心的一角,仓库里满满堆着被水浸泡处理后的稻草。除此之外,还有锣鼓、鱼灯、老虎钳、柴刀等各色用具。再往里走,几条稻草扎成的长龙被竹竿固定在半空中,姿态矫健。“龙的骨架用竹子,龙角是用葡萄藤做的,龙的身体则用丰收的稻草。”一边说着,何文权就随手抄起一旁刚刚做好的龙头,手持长杆舞动起来,“牛头象征勤劳善良,虎口象征勇敢坚韧,鹿角象征健康长寿……”

记者看到,现场制作好的草龙有大有小,差异甚大。这是怎么回

事呢?何文权告诉记者,传统的草龙分量很重,由于现在许多表演在室内舞台进行,空间有限,因此对草龙大小进行了“优化”。然而,对待非遗的态度,他却是传统派。一次,在舞草龙训练中,几名队员向他提出草龙很重,稻草也比较容易脱落,何不将草龙换成绸带龙?何文权查阅了相关资料,考虑再三还是否定了。他说:“稻草是民间辟邪祈福的吉祥物,若换成绸带,就背离了草龙背后的文化含义,传承也就断了。”

## 不设龙珠主打求雨

舞草龙的习俗,有着千年的传说。相传唐朝仪凤年间,叶榭境内遭遇了一场特大旱灾。八仙中的韩湘子,途经叶榭,见乡亲父老跪地长拜、焚香点烛祈求苍天下雨,

遂逗留云间,吹起神箫,召来东海青龙降了一场大雨。为报答韩湘子“吹箫召龙”的恩惠,人们便扎起草龙,翩翩起舞。在历史的长河中,舞草龙的仪式,往往与祭祀求雨,庆祝丰收相关。条条草龙见证着江南稻作文化的兴衰演变。

一般的龙舞有“龙珠”引导,而叶榭草龙不设“龙珠”。有人扮演韩湘子以箫引龙。其基本动作与一般龙舞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多了“求雨”“取水”两部分。草龙舞表演风格沉稳,身段动作迟缓。“求雨”一段龙身下伏,龙首仰天叩拜,表现老龙向神灵祈祷。“取水”一段则是龙体盘成一团,龙首仰起摆动,以示正在吸水。

## 走街串巷抢救“记忆”

每年,春节前后和元宵节,还有四季“村晚”,叶榭镇都

会举行盛大的舞草龙活动。然而,何文权却依旧焦虑。目前制作草龙、舞草龙的这项技艺的深度参与者和传承者都年事已高,平均下来也过了花甲之年。为此,何文权一有时间,就走街串巷,揣着一台录音机,收集老人们的口述历史。有一次,他在梳理资料时,曾经遇到一位90岁的老人向自己讲述村里舞草龙的记忆。后来,他发现有些细节需要进一步确认,等他再去老人家里核实时,老人却已离世。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他越来越觉得“非遗需要抢救性保护”。

何文权认为,吸引年轻人参与叶榭草龙的传承中来,让这项地域文化走出叶榭,走出松江,是破题的关键。近年来,在叶榭镇有关部门支持下,舞龙培训、草龙道具制作培训、展示展演等一系列活动已逐步走向成熟,非遗传习基地、竹编传承工作室、非遗体验馆等场所成为乡村旅游中的重要目的地和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阵地。“过去,舞草龙的活动是人人要参与的,现场人山人海,非常热闹。而我的努力,就是要让舞草龙真正重新回到百姓的生活当中。”何文权说。 本报记者 曹博文



# 电影热映,数万元投资却打了水漂

一团伙借《你好,李焕英》集资诈骗涉案超亿元

电影《你好,李焕英》2021年2月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孰料,早在2020年影片制作期间,竟然就有诈骗团伙开始以电影投资为幌子,借助微信群、线下茶话会等渠道宣传推广,致使上海、北京、安徽、内蒙古等多地600余名投资者陷入骗局,诈骗金额高达1.1亿元。近日,经徐汇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100万元;以洗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110万元。

丁先生平时爱浏览猫眼娱乐等电影票房网站。2020年5月,有陌生人加他微信,邀其参与影视投资,还把他拉进了电影项目交流群。群内客服称,老板通过内部渠道拿到《你好,李焕英》出品方份额,邀请他线下咨询。在办公室里,丁先生见到了“公司老板”徐某。徐某出示了营业执照和出品方文件,并吹嘘说“投资电影,稳

赚不赔,合同一签,只需静候票房分红到账”。丁先生花7万元购买了0.02%份额,约定一年后电影公映时分红。然而,电影上映后,预期的巨额收益没来,他还被徐某某拉黑了,这才意识到被骗。

公安机关陆续接到类似报案。2022年11月,公安机关对徐某立案侦查。据查,2015年,徐某在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法人,2019年,他意识到通过购买电影股权再对外出售募集资金是个赚钱门路,先后购买并注册成立多家公司,从事电影投资业务。随后徐某雇佣万某某、陈某某(另案处理)等人,招募中介团队,由中介团队负责人投资《你好,李焕英》等电影,并承诺将投资人投资额的35%至55%作为佣金返给中介。为赚取佣金,中介们通过拨打电话、添加微信聊天、组织观看电影、举办茶话会等方式,大力宣传电影投资机会,同时制作项目预估收益表等材料大肆宣称投资稳赚不赔,甚至暗示投入《你好,李焕英》项目10万元即可有36%至50%

的收益,吸引了600余名投资人参与投资。电影上映后为防止骗局被揭穿,徐某某玩起“拆东墙,补西墙”把戏,除了将骗取的一小部分资金用于兑付收益,其他则层层洗钱后流入私人账户,最终涉案累计金额达1.1亿余元。2024年4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徐汇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 提醒>>>

检察官提醒市民,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繁荣,吸引部分不法分子假借“电影投资”之名,以“高收益、低风险”“票房分红”等不切实际的承诺为诱饵,大肆开展非法集资诈骗活动。对此类以电影投资为幌子的新型诈骗手段要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轻易相信网络上的各类投资推介,也切勿被陌生人的花言巧语所诱导。在考虑进行电影投资时,一定要仔细核实相关公司或个人的真实身份以及合法经营资质,切莫因盲目追逐高收益而陷入经济损失的泥潭。

本报记者 孙云

许多父母都会倾尽积蓄为子女购房“铺路”,然而,当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情淡化甚至破裂,子女卖房获利并逃避赡养义务时,法律能否为年迈的父母筑起最后防线?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披露了一起家庭纠纷案件。

张先生与蔡女士育有二子。2007年,小儿子与父母分家后,大儿子一家三口与父母同居。蔡女士曾与小儿子签订协议,约定老宅出售后两家平分房款。不久,大儿子购置新房,老夫妇便随其共同生活。老宅出售后,大儿子分得39.7万元,小儿子分得35.8万元。

此后十余年间,蔡女士相继经历丈夫去世、大儿子离婚等变故,母子关系逐渐恶化。大儿子企图与母亲分家析产。2020年,大儿子召集家庭会议宣布出售现居房屋,承诺分给母亲一半售房款并安排其入住养老院。然而,当房屋以300万元售出后,蔡女士与大儿子产生了纠纷。蔡女士认为,大儿子使用了出售老宅的款项购买了房屋,自己和丈夫曾叮嘱大儿子将其夫妻二人的名字写在房产证

## 「独吞」卖房款还「赶」老母离家

法院判儿子需偿付七十万元并继续履行赡养义务

上,但大儿子瞒着两人办理了房产证,侵害了其相应利益。大儿子在家庭会议上承诺会给自己住养老院,并分给自己房屋出售款的一半,但至今未获分文,更面临无处栖身的困境。于是,蔡女士将大儿子诉至法院,请求大儿子向其支付房屋的一半售房款150万元及相应利息。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大儿子当年的购房款中并无老宅售房款,但其中一笔来自其父亲的账户,总计34.5万元,这笔款项应被认定为要求大儿子照顾父母的附义务性赠与,属于张先生与蔡女士的共同财产。大儿子虽然承担了张先生的医疗费、丧葬费等赡养义务费用,但对于蔡女士的赡养义务仍需履行。

上海二中院综合考虑货币贬值、被告利用原告赠与的款项购房从而获得巨大收益,参照房款中所占比例以及大儿子在提出分家析产前十余年对蔡女士日常生活的照顾、支付的医疗费用等,酌情确定大儿子偿付蔡女士70万元,并继续履行作为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本报记者 陈佳琳